陰鏗詩接受之研究——以南朝、唐、宋為中心

林秋芳

南亞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陰鏗在梁、陳時代，相關記載並不多，詩集也未見傳錄；然而到了北宋黃伯思，竟賦予「沈、宋近體之椎輪」的美稱。從梁陳一直到宋代，中間經歷了近體詩完成的唐代，我們發現由於杜甫的接受，才使得陰鏗的詩作有機會在宋代文人之中流傳、閱讀並評價。

關鍵字：陰鏗、杜甫、宋代

E-mail:rb@nanya.edu.tw

TEL:4361070-7404

Study of the Acceptance of Yinkeng's Poetry: Focus on the Na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n Chiu Fang

Abstract

In Liang and Chen era, Yinkeng’s record was not many, and his collection of poems had also not been circulated. However, until Earlier Song Dynasty's Huang Bosi, he unexpectedly endowed with the laudatory title that Yinkeng w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Style Poetry but Shen Quanqi and Song Zhiwen. From Liang Chen to Song Dynasty, we find out that because Du Fu's acceptance, Yinkeng’s poetr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spread, read and appraised in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i.

Key words: Yinkeng, Du Fu, Song Dynasty

壹、前言

陰鏗生於南朝梁，卒於陳，擅長五言詩[1]。近二十幾年來陰鏗詩的研究大抵有三個方向：第一，作品研究。這類研究或品評陰鏗詩作，或從文學史承繼的角度分析陰鏗詩與唐代近體詩的關聯；或收集陰鏗詩作加以考訂加注[2]。第二：作品與作者之間的聯繫考辨。如劉國珺判定〈明君辭〉的作者當是陰鏗而非陳昭；而趙以武則考証陰鏗是庶族寒人，並指出此研究有助於閱讀陰鏗詩作[3]。第三，陰何並稱研究。陰何並稱，始於杜甫，研究者大多從陰鏗、何遜二位詩人的背景生平、詩作風格相評比[4]。

然而上述研究，大都以作品、作者為主要探討對象，卻忽略了「讀者」的角色。其實文學作品之所以能一直流傳，全依賴讀者的閱讀及詮釋，而作品的意義也在讀者的閱讀過程更彰顯其完整性，此即西方文學理論家所強調的讀者「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5]。就陰鏗詩之研究而言，因唐朝大詩人杜甫稱許陰鏗的詩有「清省」的美學意義，因而引發杜甫之後的讀者注意到陰鏗，並且從杜甫的接受視角不斷再批評、討論；尤其近二十幾年，有些學者直接以杜甫的闡釋評析陰詩，就這個層面而言，陰鏗詩接受之研究有助於釐清每一個時代的讀者所彰顯的作品意義。

陰鏗詩到了北宋黃伯思被譽稱為「沈、宋近體之椎輪也」，那麼黃伯思是從什麼角度如此肯定陰鏗？而在他所處的梁陳、及近體詩發展蓬勃的唐代又是如何被讀者接受呢？本論文即以梁、陳、唐、宋為研究核心，期能初步呈現陰鏗詩的接受概況。

---

[1] 《陳書・列傳第二十八》:「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唐・姚思廉撰，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7 年 12 月，頁 472。

[2] 如林家英：〈陰鏗〉，《甘肅文藝》，1980 年第 1 期；蹇會傑：〈談陰鏗的五言律詩〉，《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4 期；馬海英：〈陰鏗詩歌的時代特質〉，《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4 年 3 月；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1987 年 7 月；趙以武：《陰鏗與近體詩》，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劉國珺：《陰鏗集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3] 趙以武：〈陰鏗生平考釋六題〉，《文學遺產》，1993 年第 6 期；劉國珺：〈對古籍中陰鏗、陳昭的昭君詩考辨〉，《南開學報》，1988 年第 3 期；顧農：〈從陰鏗的幾首詩推測他的生平〉，《天津師大學報》，1999 年第 1 期。

[4] 魏清榮：〈何遜陰鏗山水詩的審美理想〉；趙以武：《陰鏗與近體詩》第五章，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 5 月

[5] 接受理論探討讀者在文學中的角色，認為閱讀過程永遠是動態的，是時間之流中複雜的運動與開展，如波蘭理論家羅曼・般加敦（Roman Ingarden）所稱，文學作品只是一套綱要或是概括式的指示，讀者必須加以具現。參考 Terry Eagleton 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1993，頁 97-100。

貳、南朝文壇對陰鏗詩的接受

據趙以武考證，陰鏗生於梁武帝天監十年（西元 511）或九年（西元 510），卒於陳文帝天嘉四年（西元 563），享年 53 或 54 歲[6]。陰鏗有生之年所處的文學環境，大致上是接續齊梁永明新體詩之發展、梁鍾嶸《詩品》完輯以後。《詩品》之後，梁、陳的文學作品大多散佚，沒有類似的文集或文學批評論著流傳於後。從現存的資料，實無法還原陰鏗當時至陳末的讀者如何接受陰詩。

筆者考諸陰鏗的文學活動，卻仍無法找到陰詩的讀者。據《陳書》列傳第二十八記載，陰鏗為蕭繹之文士[7]，而當時同為蕭繹文士者，有到溉、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鮑泉、劉之遴、劉孝綽、陸雲公、庾肩吾、劉孝儀、劉孝勝、孔奐、徐陵等人[8]。蕭繹頗有文采，著有《金樓子》，然文集中並未提及陰詩。徐陵著有《徐孝穆集》，也未提及陰鏗，但所輯之《玉臺新詠》卻收錄北朝庾信之詩作。《陳書》記載陰鏗「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然就現有的資料，實無法呈現「為當時所重」之面貌。至於「有集三卷」，在《隋書・經籍志》則只剩一卷，但已全亡佚，必須等到宋代的《藝文類聚》載錄的幾首詩才流傳至今[9]。

參、唐代杜甫的接受

有唐一代直到杜甫才提及陰鏗，這和唐朝初年及後來文風有明顯的關聯。其實早在隋代王通的《中說》，就以儒家重道輕藝的角度批判南朝諸多詩人皆無行，文章繁縟淫虛。例如與陰鏗同為蕭繹文士的徐陵，被指為「古之夸人，其文誕」；劉孝綽被批為「鄙人也，其文淫」[10]；而李諤則更上書隋高祖，請命革除士大夫華豔浮表之文[11]。雖然文中並未提及陰鏗，然南朝詩文已被冠上浮豔華靡的標印。到了初唐，四傑仍延用並改革南朝文體；但陳子昂復古運動起，李白論及「自從建

[6] 趙以武：《陰鏗與近體詩》，黑龍江教育出版，頁 54-73。

[7]《陳書》列傳第二十八：「世祖嘗醼群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醼，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同注 1，頁 472。

[8]王次澄《南朝詩研究》：「（蕭繹）湘東王之藩府文學，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一在稽丹陽，一在荊州，前者為醞釀期，後者則為成熟期。詩人到溉、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鮑泉、劉之遴、劉孝綽、陸雲公、庾肩吾、劉孝儀、劉孝勝、孔奐、徐陵、陰鏗等與蕭繹均有密切關係。」東吳大學出版，1984 年 9 月，頁 84。

[9] 關於陰鏗詩集之輯錄概況，可參考注 6，頁 220。

[10] 劉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0 月新版，頁 2。

[11] 〈上隋高祖革文華書〉，同注 10，頁 5-6。

安來，綺麗不足珍」[12]，我們可知文壇儼然是輕視南朝詩文的。但是杜甫卻不如此，〈戲為六絕句〉談到：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13]

從詩中，我們看到了杜甫相當肯定齊梁時代的北方詩人庾信，對時人鄙視南朝及初唐詩文，認為不僅是才力「未及前賢」，且不知「轉益多師是吾師」。杜甫兼容並包的學習精神，讓他接受了南朝詩人的長處。例如庾信，杜甫接受的是「凌雲健筆意縱橫」，至於陰鏗，杜甫的接受是：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14]

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15]

陶冶性靈在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十二首〉[16]

杜甫三十四歲與李白同遊，有詩〈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以詩有佳句似陰鏗讚許之。事後隔了二十一年，也就是杜甫五十六歲在夔州之後，他用「清省」二字彰顯陰詩的價值，並在另一首〈解悶〉詩中直述自己學陰詩「苦用心」。杜甫在夔州之時已步入晚年，晚年的杜甫形容自己「晚節漸於詩律細」，並認為「陶冶性靈在底物」，可知這時候的杜甫認為詩具有陶冶性靈的功能，並且熱衷於鍛字鍊句，而這方面的功夫是「頗學陰何」的。因此陰鏗的詩便以「美感價值」、「清新精鍊」成為杜甫的模倣對象。透過杜甫，我們看到陰鏗詩中的「清省」特質。

自從杜甫以「清省」二字讚譽陰鏗的詩之後，中唐的殷堯藩也以「清」形容自己病中所寫的詩近於陰鏗，「興來聊賦詠，清婉逼陰何」[17]；然而二者不同的是：殷堯藩在「清」之後所接的字是「婉」，而非杜甫的「省」。杜甫以「清」說明陰

[12] 李白：〈古風二首〉，同注 10，頁 58。
[13] 楊倫編輯：《杜詩鏡銓》，台北：華正書局出版，1990 年 2 月，頁 397-398。
[14] 同注 13，頁 15。
[15] 同注 13，頁 803。
[16] 同注 13，頁 817。
[17] 殷堯藩〈酬雍秀才二首〉：「臥病茅窗下，驚聞兩月過。興來聊賦詠，清婉逼陰何。」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八冊卷四九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5575。

詩風格清新，這符合他在〈戲為六絕句〉所說的「清詞麗句必為鄰」的審美價值，殷堯藩也同樣以之為美學典範。然而杜甫在「清」之後加上「省」，可能有二種意義：第一，清新的詩風必須經由精煉的詩句才能傳達；第二，「清」和「省」各自成為獨立的審美價值，因此「省」所代表的即是精煉唯美。在第二點的層次上，杜甫早已不將詩句視為一種意念或風格的傳達工具；換言之，詩句的精雕細琢也可以獨立成為詩作的美感範疇。反觀殷堯藩以「婉」指涉陰鏗詩的美學風格，雖然彰顯陰鏗詩「委婉」的陰柔美，但是卻也讀不出陰鏗詩句的文字特質。

至於中唐的元稹及晚唐的李群玉接受陰鏗詩的角度則又不同。從元稹「宋玉秋來續楚詞，陰鏗官漫足閒詩」[18]的詩句來看，元稹接受陰詩的層面是與詩人境遇相類。據趙以武考證，陰氏家族始終居於寒門，到了陰鏗更為庶族寒人。陰鏗三十歲前因父親兵敗為罪犯之子無法入仕，一生官仕起落不定[19]。元稹認為陰鏗是因「官漫」才有足夠的時間賦詩，就如同自己的境遇，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就這個層次而言，元稹接受陰詩的角度乃是透過詩句而與作者的精神相往來，換言之，彰顯了陰鏗的生平境遇。

晚唐的李群玉以「如君氣力波瀾地，留取陰何沈范名」[20]閱讀陰鏗，將陰鏗與何遜、沈約、范雲並列，並認為這四位南朝詩人之名是值得追求與肯定的。「陰何」、「沈范」並稱，都始自杜甫[21]。透過李群玉的詩，我們發現自從杜甫彰顯陰詩的價值之後，陰詩不僅廣為時人接受，甚至影響之至，直到晚唐，讓陰鏗的詩成為盛唐之後文人的閱讀對象。

肆、杜甫影響的餘緒——宋代時期對陰鏗詩之接受

宋代詩壇普遍重視杜詩，他們談杜詩的句法、論杜詩的精神；如陳師道在《後山詩話》提及：「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22]；黃庭堅也讚美杜甫到夔州後的詩「似欲不可企及」，在在都顯示了杜詩在宋代是個顯學。這樣的背景，也

[18]元稹〈酬李甫見贈十首〉：「宋玉秋來續楚詞，陰鏗官漫足閒詩。親情書札相安慰，多道蕭何作判司。」同注 17，第六冊卷三九六，頁 4592。
[19]同注 6，頁 49。
[20]李群玉〈寄張祜〉：「越水吳山任興行，五湖雲月挂高情。不遊都邑稱平子，只向江東作步兵。昔歲芳聲到童稚，老來佳句遍公卿。如君氣力波瀾地，留取陰何沈范名。」同注 17，第九冊卷五六九，頁 6598。
[21]杜甫《解悶》詩之四：「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同注 16；〈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同注 15。
[22]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1 月，頁 304。

使得陰鏗的詩被宋代人接受。如北宋吳幵在《優古堂詩話》閱讀了陰鏗的詩作〈侯司空宅咏妓〉[23]；南宋姚寬《西溪叢語》則討論陰鏗詩作的版本[24]，這些文獻的記載都可讓我們瞭解陰鏗詩作在當時文人的傳閱情形。

然而最有趣的是，宋代文人對陰鏗詩的討論仍集中在杜甫接受的議題：李白的佳句是否像陰鏗？杜甫為何要「頗學陰何苦用心」？

我們先從第一個議題談起。北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曾言：

> 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照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為不虛矣[25]。

魏泰所言，乃是從杜甫評析李白詩的角度談論。魏泰認為詩應該要以「優柔感諷」為主，從這個美感標準來說，李白與陰鏗的詩是有共同點的；換句話說，魏泰從杜詩的接受再分析李白與陰鏗詩的特質，不但肯定了李白，也肯定了陰鏗。

然而並非所有宋代的詩人都認同杜甫的看法，南宋晁公武、陳振孫就持反對意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七：

> ……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有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斯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甚許，可乃如此！」[26]

北宋時期因崇詩法、煉詩句，使得杜甫的評價相當高；而李白的詩飄逸，渾然天成，很難模擬學習，因此李白的評價不如杜甫高。然而到了南宋，尤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特別提倡盛唐的氣象，於是李白的詩被廣為推崇討論。就這樣的背景而言，晁公武當然不認同陰鏗的詩可以和李白相提並論。陳振孫也言道：

> 杜子美云：「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27]

陳振孫則直言李白的詩是不容易模倣的，又如何可能學陰鏗呢？劉克莊甚至認為杜甫此說，是一種貶抑譏嘲的態度，認為李白的詩沒有創意。

杜嘲太白句似陰鏗，然杜云：「船如天上坐」，不犯沈佺期乎？「薄雲岩際

[23]北宋末吳幵《優古堂詩話》：「古今詩人咏婦人者，多以歌舞為稱……陳陰鏗〈侯司空宅咏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248。

[24]南宋姚寬《西溪叢語》：「『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今陰詩無之。」，〈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248。

[25]〈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319。

[26]〈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248。

[27]〈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250。

宿」，不犯何遜乎？恐太白有辭矣。[28]

劉克莊並替李白辯駁，若李白的詩似陰鏗，那麼杜甫自己的詩也同樣犯了似沈佺期和何遜的毛病。

其實杜甫此說並非貶抑之詞，殊不知杜甫也坦誠自己「頗學陰何」。然而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陰鏗的詩在宋人眼中並非上乘之作，就藝術價值而言，是比不上唐人李白的。

但是杜甫畢竟在晚年的時候說自己「頗學陰何苦用心」，因此引發了宋代文人對杜詩考察的興趣。南宋楊萬里《誠齋詩話》：

>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陰鏗云：「鶯隨入鳥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29]

楊萬里是尊崇杜詩的，雖然追溯了杜詩和陰鏗詩的關係，但仍然認為杜甫的詩是勝一籌。除了字句的對比之外，宋人也透過杜甫，探索了近體詩和陰鏗的關聯。南宋紹興中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

> 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陰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為，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30]

這一段引文雖然貶抑陰鏗的詩「淺易無他奇」，但是「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為」，正可說明陰鏗詩和近體詩的關聯。唐代的近體詩指的就是格律詩，《新唐書》將唐代五言格律詩的定型之功歸於沈佺期和宋之問[31]。然而五言格律詩是由齊梁間的永明體演變而成的，在永明體的試驗中，陰鏗可謂是個中翹楚。我們檢示陰鏗的詩作，發現和唐代的格律有相當多的相似點，例如講平仄、求粘對、工對仗、限句數等，難怪胡仔會懷疑陰鏗的詩可能是隋唐人的偽作。茲錄載〈侯司空第山園詠妓〉加以說明：

> 一一去上入　去入上一去
> 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鵑絃。
>
> 一上一一去　一去入上一
> 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

[28] 〈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250。
[29] 〈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250。
[30] 〈陰鏗詩歷代評論參考資料類輯〉，同注 6，頁 245。
[31] 歐陽修、宋祁合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文藝中》：「魏建安後汔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列傳第一百二十七，台北：鼎文書局，1976，頁 5751。

一 一 一 一 上　一 入 上 一 一
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

去 上 去 一 入　一 去 上 一 去
翠柳將斜日，俱照晚妝鮮。

這首詩的聲調標示是依據廣韻的中古音系統[32]，「平上去入」乃永明體所講求的四聲，到了唐代已將「上去入」簡化為「仄」聲。我們試著從唐代近體詩的格律加以對照，發現這首詩符合律詩八句的限制，中間兩聯除了第六句「歌扇後」的平仄出格之外，其他都符合講平仄、求黏對、工對仗的要求。就唐代近體詩的完成而言，陰鏗實有不可沒的功勞，而杜甫的苦學陰鏗，也正是如此！北宋黃伯思言道：

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33]

所謂「沈、宋近體」，指的就是沈佺期、宋之問所嘗試並定型的五律。黃伯思特別從體裁的傳承肯定陰鏗是近體詩之祖，可謂是宋人接受陰鏗詩中，最高的讚譽了。

伍、結論

黃伯思是注杜詩的專家，因為杜甫，才有機會讓黃伯思閱讀陰鏗的詩，並且賦予極高的評價。至於宋代其他的讀者，更不遑多說。這樣的脈絡，實可看出宋代陰鏗詩的接受史上，杜甫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陰鏗在自己所處的陳梁，讀者如此寂寞蕭條，而經杜甫的閱讀、評析，卻使得宋代的文人再度閱讀了陰鏗，也肯定了陰鏗在文學史上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王次澄：《南朝詩研究》，東吳大學出版，1984 年 9 月。
2.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1 月。
3.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4. 林家英：〈陰鏗〉，《甘肅文藝》，1980 年第 1 期。
5.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7 年 12 月。
6.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7. 馬海英：〈陰鏗詩歌的時代特質〉，《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4 年 3 月。
8. 黃伯思：《欽定四庫全書・東觀餘論》，台北：臺灣商務，1983 年。

[32] 此中古音系統乃參考李珍華、周長楫編撰的《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33] 〈跋《何水曹集》後〉，《欽定四庫全書・東觀餘論卷下》，台北：臺灣商務，1983，頁 30。

9. 楊倫編輯：《杜詩鏡銓》，台北：華正書局出版，1990 年 2 月
10. 趙以武：《陰鏗與近體詩》，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 5 月。
11. ------ 《對古籍中陰鏗、陳昭的昭君詩考辨》，《南開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3 期。
12. ------ 〈陰鏗生平考釋六題〉，《文學遺產》，1993 年第 6 期。
13. 劉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0 月新版。
14. 劉國珺：《陰鏗集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12 月。
15. 歐陽修、宋祁合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16. 顧農：〈從陰鏗的幾首詩推測他的生平〉，《天津師大學報》1999 年第 1 期。
17. 蹇會傑：〈談陰鏗的五言律詩〉，《青海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4 期。
18. Terry Eagleton 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1993 年。